

写作文选

下册



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写作教研室

作文选

下 册

011684

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写作教研室

湖南人民出版社

写 作 文 选

下 册

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写作教研室

责任编辑：程建汉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5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387,000 印张：18.125 印数：1—105,000

统一书号：7109·1389 定价：2.35元

目 录

一、散 文

秋夜·····	鲁 迅 (1)
范爱农·····	鲁 迅 (6)
丁东草 (三章) ·····	郭沫若 (17)
故都的秋·····	郁达夫 (26)
雷雨前·····	茅 盾 (32)
沙滩上的足迹·····	茅 盾 (38)
荷塘月色·····	朱自清 (44)
背影·····	朱自清 (50)
给亡妇·····	朱自清 (55)
五月卅一日急雨中·····	叶圣陶 (62)
笑·····	冰 心 (67)
樱花赞·····	冰 心 (71)
梦痕·····	丰子恺 (78)
想北平·····	老 舍 (85)
繁星·····	巴 金 (91)
海上的日出·····	巴 金 (94)
新湘行记·····	沈从文 (97)
菜园小记·····	吴伯箫 (107)
挥手之间·····	方 纪 (114)
雪浪花·····	杨 朔 (123)
日出·····	刘白羽 (131)
土地·····	秦 牧 (137)

西湖漫笔·····	宗 璞 (147)
我的空中楼阁·····	李乐薇 (154)
散文基础知识·····	(160)

二、诗 歌

炉中煤·····	郭沫若 (173)
大堰河——我的褓姆·····	艾 青 (176)
死水·····	闻一多 (183)
罪恶的黑手·····	臧克家 (187)
骆驼·····	郭沫若 (197)
祖国，我回来了·····	未 央 (201)
葡萄成熟了·····	闻 捷 (205)
种瓜姑娘·····	闻 捷 (207)
三门峡——梳妆台·····	贺敬之 (211)
延河照样流·····	戈壁舟 (216)
祝酒歌·····	郭小川 (220)
诗歌基础知识·····	(229)

三、杂 文

社会民主主义的宝贝儿·····	列 宁 (245)
灯下漫笔·····	鲁 迅 (249)
最先与最后·····	鲁 迅 (260)
崇实·····	鲁 迅 (265)
航空救国三愿·····	鲁 迅 (270)
二丑艺术·····	鲁 迅 (274)
出卖灵魂的秘诀·····	瞿秋白 (279)

人才易得·····	瞿秋白 (284)
口中剿匪记·····	丰子恺 (289)
野草·····	夏 衍 (294)
黄钟与瓦釜·····	郭沫若 (298)
一块瓦片·····	马南邨 (302)
鬣狗的风格·····	秦 牧 (309)
杂文基础知识 ·····	(315)

四、文学评论

谈《水浒》的人物和结构·····	茅 盾 (327)
《普通劳动者》是一篇很好的小说·····	叶圣陶 (334)
谈贺敬之同志的几首诗·····	臧克家 (345)
一篇饱含诗意的散文《雪浪花》·····	林志浩 (353)
评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	曾镇南 (364)
文学评论基础知识·····	(374)

五、议 论 文

论权威·····	恩格斯 (389)
改造我们的学习·····	毛泽东 (396)
评战犯求和·····	毛泽东 (407)
回答一个问题 ——翻两番为什么是能够实现的 ····	《人民日报》社论 (414)
自私不是人的本质·····	《北京日报》评论员 (424)
调整“三发”·····	徐回青 (432)
假如都象徐永山·····	项 南 (436)
议论文基础知识·····	(439)

六、说 明 文

书籍的变迁·····	项弋平 (451)
史记的体例·····	胡佩韦 (454)
中国石拱桥·····	茅以升 (462)
景泰蓝的制作·····	叶圣陶 (467)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	贾祖璋 (474)
洲际导弹自述·····	朱毅麟 (479)
我们的抗敌英雄·····	高士其 (484)
笑·····	高士其 (489)
马·····	布 封 (493)
天鹅·····	布 封 (500)
说明文基础知识·····	(507)

七、调 查 报 告

鲁忠才长征记·····	(513)
农村崛起的一支新军·····	李克夫 蔡东士 (521)
不要让子孙后代埋怨我们·····	(528)
调查报告基础知识·····	(536)

八、总 结

从落实责任制入手加强企业的基础工作 ·····	首都钢铁公司 (545)
锐意改革创新 不断开拓前进 ·····	株洲市电子研究所 (550)
扬天目之长 兴山区之利 尽快使临安富起来 ·····	中共临安县委 (557)
总结基础知识·····	(568)

一、散 文

秋 夜

鲁 迅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没有见过这样的奇怪而高的天空。他仿佛要离开人间而去，使人们仰面不再看见。然而现在却非常之蓝，闪闪地映着几十个星星的眼，冷眼。他的口角上现出微笑，似乎自以为大有深意，而将繁霜洒在我的园里的野花草上。

我不知道那些花草真叫什么名字，人们叫他们什么名字。我记得有一种开过极细小的粉红花，现在还开着，但是更极细小了，她在冷的夜气中，瑟缩地做梦，梦见春的到来，梦见秋的到来，梦见瘦的诗人将眼泪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告诉她秋虽然来，冬虽然来，而此后接着还是春，胡蝶乱飞，蜜蜂都唱起春词来了。她于是一笑，虽然颜色冻得红惨惨地，仍然瑟缩着。

枣树，他们简直落尽了叶子。先前，还有一两个孩子来打他们别人打剩的枣子，现在是一个也不剩了，连叶子也落

尽了。他知道小粉红花的梦，秋后要有春；他也知道落叶的梦，春后还是秋。他简直落尽叶子，单剩干子，然而脱了当初满树是果实和叶子的时候的弧形，欠伸得很舒服。但是，有几枝还低亚着，护定他从打枣的竿梢所得的皮伤，而最直最长的几枝，却已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使天空闪闪地鬼眨眼；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使月亮窘得发白。

鬼眨眼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蓝，不安了，仿佛想离去人间，避开枣树，只将月亮剩下。然而月亮也暗暗地躲到东边去了。而一无所有的干子，却仍然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的死命，不管他各式各样地眯着许多蛊惑的眼睛。

哇的一声，夜游的恶鸟飞过了。

我忽而听到夜半的笑声，吃吃地，似乎不愿意惊动睡着的人，然而四围的空气都应和着笑。夜半，没有别的人，我即刻听出这声音就在我嘴里，我也即刻被这笑声所驱逐，回进自己的房。灯火的带子也即刻被我旋高了。

后窗的玻璃上丁丁地响，还有许多小飞虫乱撞。不久，几个进来了，许是从窗纸的破孔进来的。他们一进来，又在玻璃的灯罩上撞得丁丁地响。一个从上面撞进去了，他于是遇到火，而且我以为这火是真的。两三个却休息在灯的纸罩上喘气。那罩是昨晚新换的罩，雪白的纸，折出波浪纹的迭痕，一角还画出一枝猩红色的栀子。

猩红的栀子开花时，枣树又要做小粉红花的梦，青葱地弯成弧形了……我又听到夜半的笑声；我赶紧砍断我的心绪，看那老在白纸罩上的小青虫，头大尾小，向日葵子似

的，只有半粒小麦那么大，遍身的颜色苍翠得可爱，可怜。

我打一个呵欠，点起一支纸烟，喷出烟来，对着灯默默地敬奠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五日

（选自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一日《语丝》第三期）

【简 析】

《秋夜》选自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野草》写于一九二四年至二五年间。它反映了鲁迅先生在这一时期的探索和战斗历程，其中既有彷徨求索的苦闷心情的流露，更有坚韧不拔的战斗意志的体现。在现代散文史上，《野草》可说是开中国散文诗之先河。

《秋夜》是《野草》的开篇，它是经过鲁迅精心构思出来的篇章。在这篇散文诗中，鲁迅表达了他在长期的现实斗争中获得的一种感受：对于象秋夜严霜一般冷酷黑暗的社会，必须进行韧性持久的战斗。但是，怎样才能将这种感受化为充满诗意和哲理的形象的诗篇呢？

鲁迅写《秋夜》时，正住在北京阜城门外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本文就是在被称之为“老虎尾巴”的斗室中写成的。此室北墙的窗外是一个僻静的后园，园中长着野花杂草。邻家的两棵枣树高过墙头，从园中可以望见。鲁迅透过自己敏锐缜密的观察，在一个秋夜所看到的自然景物里，找到了表达自己思想感受的最合适的手段。于是，枣树与夜空的斗争，便成为这篇散文诗构思的基础与核心。鲁迅围绕着两株枣树和“奇怪而高的天空”的斗争，塑造了两组互相对立的鲜明形象。这样，一幅光明与黑暗进行激烈搏斗的生动画

面，便展现在读者眼前。

为了突出枣树与夜空的斗争，文章不仅写了夜空的阴冷肃杀，高深莫测和威严做作，也写了小粉红花美妙的幻梦和小青虫对光明的热烈追求。

备受秋夜寒冷摧残的小粉红花，虽然身遭繁霜的侵袭和“冷的夜气”的包围，“颜色冻得红惨惨地”，但仍然追求美好的未来。它梦见了“春的到来，梦见秋的到来，梦见瘦的诗人将眼泪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为表示对它悲苦命运的同情，诗人还引用雪莱的《西风歌》的名句来慰藉它。

同样生活在肃杀秋夜的小青虫，不象小粉红花那样哀怨、梦幻，而是以自己的勇敢和奋进去冲破黑暗，热烈地追求光明。他们向玻璃窗扑来，向玻璃灯罩内闯去，撞得“丁丁地响”，这连续不断的响声告诉我们，小青虫追求光明是百折不回的，甚至献出了生命也不退缩。

作者写小粉红花对美好生活的热烈向往，写小青虫为追求光明而殒身不恤，都是为了烘托枣树的性格和精神。

鲁迅以炽烈的战斗热情，着力描写了枣树的形象。从它满身留下的斑斑伤痕，写出它曾经遭到摧残。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他清醒地认识到斗争的艰难曲折和错综复杂。因此，他既不象小粉红花那样，把希望寄托于幻梦和等待，也不象落叶那样因“春后要有秋”而消极绝望。他主张积极进去，顽强战斗。他在遭受“脱了当初的满是果子和叶子”的厄运之后，仍然“欠伸得很舒服”，并不妥协；他很讲究斗争策略，一面护定自己的皮伤，一面用“最直最长的几枝”直刺天空。他的进击勇猛而有力，直刺得天空“鬼眨眼”，“月亮窘得发白”。他绝不因初步的胜利而休战，并不因为“鬼

眯眼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蓝，不安了，仿佛想离去人间，避开枣树，只将月亮剩下。”和月亮惊慌失措，“暗暗地躲到东边去了”，便停止进击。他深知天空之狡诈，月亮之圆滑，他“仍然默默地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的死命，不管他各式各样地眯着许多蛊惑的眼睛。”在斗争中，枣树就是这样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坚持着韧性的战斗。作者精心的构思和巧妙的艺术描写，使革命的坚定性和革命的彻底性在枣树身上得到了具体而形象的表现。

篇末有关小青虫的描写，不仅使文章诗意浓郁，同时也把鲁迅的哲学思想引向了更深的地方。鲁迅以生动形象的对比，向人们暗示：对于黑暗的社会，既不能象小粉红花那样做天真的好梦，也不能象小青虫那样做无谓的牺牲。必须象枣树那样保持清醒的头脑，讲究斗争策略，坚持韧性的战斗。鲁迅所体会到的这些深刻的哲理和全篇浓郁的诗意，就是通过这一完整的艺术构思得到了深刻的表现。

《秋夜》是一首寓意深刻的散文诗。作者通过对秋夜室内外景物的描绘，用象征的手法，鞭挞了阴险、冷酷、狡猾的反动势力，赞颂了追求光明，跟黑暗现实英勇战斗的反抗力量，指出必须具有韧性的战斗精神，同时也表现了对被压迫、被摧残的弱小者的同情。作者笔下阴冷沉寂的秋夜，映着冷眼的星星，夜游恶鸟的叫声，象征着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古城那种黑暗、令人窒息的社会生活。枣树、小青虫、小粉红花，则分别象征了坚贞不屈的战士，为追求光明而殒身不恤的进步青年，渴望美好生活的被压迫、被摧残的弱小者。

此外，这篇散文诗还非常注意语言的声音和色彩，使形象更加鲜明、具体。

范爱农

鲁迅

在东京的客店里，我们大抵一起来就看报。学生所看的多是《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专爱打听社会上琐事的就看《二六新闻》。一天早晨，辟头就看见一条从中国来的电报，大概是：

“安徽巡抚恩铭被Jo Shiki Rin 刺杀，刺客就擒。”

大家一怔之后，便容光焕发地互相告语，并且研究这刺客是谁，汉字是怎样三个字。但只要是绍兴人，又不专看教科书的，却早已明白了。这是徐锡麟，他留学回国之后，在做安徽候补道，办着巡警事务，正合于刺杀巡抚的地位。

大家接着就预测他将被极刑，家族将被连累。不久，秋瑾姑娘在绍兴被杀的消息也传来了，徐锡麟是被挖了心，给恩铭的亲兵炒食净尽。人心很愤怒。有几个人便秘密地开一个会，筹集川资；这时用得着日本浪人了，撕乌贼鱼下酒，慷慨一通之后，他便登程去接徐伯荪的家属去。

照例还有一个同乡会，吊烈士，骂满洲；此后便有人主张打电报到北京，痛斥满政府的无人道。会众即刻分成两派；

一派要发电，一派不要发。我是主张发电的，但当我说出之后，即有一种钝滞的声音跟着起来：

“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什么屁电报呢。”

这是一个高大身材，长头发，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总象在渺视。他蹲在席子上，我发言大抵就反对；我早觉得奇怪，注意着他的了，到这时才打听别人：说这话的是谁呢，有那么冷？认识的人告诉我说：他叫范爱农，是徐伯荪的学生。

我非常愤怒了，觉得他简直不是人，自己的先生被杀了，连打一个电报还害怕，于是便坚执地主张要发电，同他争起来。结果是主张发电的居多数，他屈服了。其次要推出人来拟电稿。

“何必推举呢？自然是主张发电的人罗——。”他说。

我觉得他的话又在针对我，无理倒也并非无理的。但我便主张这一篇悲壮的文章必须深知烈士生平的人做，因为他比别人关系更密切，心里更悲愤，做出来就一定更动人。于是又争起来。结果是他不做，我也不做，不知谁承认做去了；其次是大家走散，只留下一个拟稿的和一两个干事，等候做好之后去拍发。

从此我总觉得这范爱农离奇，而且很可恶。天下可恶的人，当初以为是满人，这时才知道还在其次；第一倒是范爱农。中国不革命则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除去。

然而这意见后来似乎逐渐淡薄，到底忘却了，我们从此也没有再见面。直到革命的前一年，我在故乡做教员，大概是春末时候罢，忽然在熟人的客座上看见了一个人，互相熟视了不过两秒钟，我们便同时说：

“哦哦，你是范爱农！”

“哦哦，你是鲁迅！”

不知怎地我们便都笑了起来，是互相的嘲笑和悲哀。他眼睛还是那样，然而奇怪，只这几年，头上却有了白发了，但也许本来就有，我先前没有留心到。他穿着很旧的布马褂，破布鞋，显得很寒素。谈起自己的经历来，他说他后来没有了学费，不能再留学，便回来了。回到故乡之后，又受着轻蔑，排斥，迫害，几乎无地可容。现在是躲在乡下，教着几个小学生糊口。但因为有时觉得很气闷，所以也趁了航船进城来。

他又告诉我现在爱喝酒，于是我们便喝酒。从此他每一进城，必定来访我，非常相熟了。我们醉后常谈些愚不可及的疯话，连母亲偶然听到了也发笑。一天我忽而记起在东京开同乡会时的旧事，便问他：

“那一天你专门反对我，而且故意似的，究竟是什么缘故呢？”

“你还不知道？我一向就讨厌你的，——不但我，我们。”

“你那时之前，早知道我是谁么？”

“怎么不知道。我们到横滨，来接的不就是子英和你么？你看不起我们，摇摇头，你自己还记得么？”

我略略一想，记得的，虽然是七八年前的事。那时是子英来约我的，说到横滨去接新来留学的同乡。汽船一到，看见一大堆，大概一共有十多人，一上岸便将行李放到税关上去候查检，关吏在衣箱中翻来翻去，忽然翻出一双绣花的弓鞋来，便放下公事，拿着仔细地看。我很不满，心里想，这

些鸟男人，怎么带这东西来呢。自己不注意，那时也许就摇了摇头。检验完毕，在客店小坐之后，即须上火车。不料这一群读书人又在客车上让起坐位来了，甲要乙坐在这位上，乙要丙去坐，揖让未终，火车已开，车身一摇，即刻跌倒了三四个。我那时也很不满，暗地里想：连火车上的坐位，他们也要分出尊卑来……。自己不注意，也许又摇了摇头。然而那群雍容揖让的人物中就有范爱农，却直到这一天才想到。岂但他呢，说起来也惭愧，这一群里，还有后来在安徽战死的陈伯平烈士，被害的马宗汉烈士，被囚在黑狱里，到革命后才见天日而身上永带着匪刑的伤痕的也还有一两人。而我都茫无所知，摇着头将他们一并运上东京了。徐伯荪虽然和他们同船来，却不在这车上，因为他在神户就和他的夫人坐车走了陆路了。

我想我那时摇头大约有两回，他们看见的不知道是那一回。让坐时喧闹，检查时幽静，一定是在税关上的那一回了，试问爱农，果然是的。

“我真不懂你们带这东西做什么？是谁的？”

“还不是我们师母的？”他瞪着他多白的眼。

“到东京就要假装大脚，又何必带这东西呢？”

“谁知道呢？你问她去。”

到冬初，我们的景况更拮据了，然而还喝酒，讲笑话。忽然是武昌起义，接着是绍兴光复。第二天爱农就上城来，戴着农夫常用的毡帽，那笑容是从来没有见过的。

“老迅，我们今天不喝酒了。我要去看看光复的绍兴。我们同去。”

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

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这军政府也到底不长久，几个少年一嚷，王金发带兵从杭州进来了，但即使不嚷或者也会来。他进来以后，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

我被摆在师范学校校长的饭碗旁边，王都督给了我校款二百元。爱农做监学，还是那件布袍子，但不大喝酒了，也很少有工夫谈闲天。他办事，兼教书，实在勤快得可以。

“情形还是不行，王金发他们。”一个去年听过我的讲义的少年来访问我，慷慨地说，“我们要办一种报来监督他们。不过发起人要借用先生的名字。还有一个是子英先生，一个是德清先生。为社会，我们知道你决不推却的。”

我答应他了。两天后便看见出报的传单，发起人诚然是三个。五天后便见报，开首便骂军政府和那里面的人员；此后是骂都督，都督的亲戚、同乡、姨太太……。

这样地骂了十多天，就有一种消息传到我的家里来，说都督因为你们诈取了他的钱，还骂他，要派人用手枪来打死你们了。

别人倒还不打紧，第一个着急的是我的母亲，叮嘱我不要再出去。但我还是照常走，并且说明，王金发是不来打死我们的，他虽然绿林大学出身，而杀人却不很轻易。况且我拿的是校款，这一点他还能明白的，不过说说罢了。

果然没有来杀。写信去要经费，又取了二百元。但仿佛有些怒意，同时传令道：再来要，没有了！

不过爱农得到了一种新消息，却使我很为难。原来所谓